

橘

文苑

责编/任波
主编/吴志立
校对/欧艳

俚语大王

邓雅琴

我们小区的保安王哥，是六堆子有名的俚语大王，他说的长沙俚语，不管是新长沙人还是老长沙人，都可能没怎么听说过。但如果你听得懂、晓得讲几句长沙话，把这些简短精悍的俚语韵一韵神，就会觉得好贴切。这个“绝”味，不是一般的形容词能达到的境界。

打个比方，老一辈爱大方，讲客气，谁要是显得抠搜一点，王哥就有话讲了：“你这人是‘钻子高头（上面）绑针’，真的算细。”钻头本来就细，上面再绑上一根针，可见账本算得细到什么程度。

如果是更小气的，一个“钻子绑针”还不够，王哥“詰”（读“tiang”有调侃、取笑意）他的词有进阶：“这是要‘挖鼻屎嘎当早饭’——太抠啦！”形象是形象，就是有点不雅，被说的人，自己都想起好笑。

说别人抠，其实自己也只有那大方。真有人要他请客，他就要说：“我口袋里布 nia（黏）布，大腿把子 nia（黏）短裤。”边说边还要翻出口袋来展示，意思是你看我身上，硬是一张钞票都没有，只剩下布料和布料，腿上的肉和裤子贴到了一起。

这时谁还要不依不饶，他就要放出大招了：“请客，我咯个月‘呷屎还要掺沙’哒。”此话一出，无人能敌，周遭一片寂静。

“我有文化，讲话粗俗，你们笑我，也不要和我学。”王哥有点不好意思，要挽尊几句。“我跟你们讲，‘赚钱好比针挑土，用钱好比水推沙’，真的要节约啊。”他说，“我不该笑你们抠，我也没有蛮抠，勤俭节约是美德，来，呷烟，呷烟！”

“你咯又大方了，不呷不呷，呷烟有害健康。”

“那就呷水，呷水！”王哥在他那保安亭子里面接出来几杯水：“咯热吧热，‘钱是一层婁（汗垢），用该（掉）哒又去赚’。”原来王哥心里，钱是夏天身上的一层汗垢，夏天每天都要洗澡，洗完又会出汗，看来钱财只是身外物，来了又去，去了又来。

几位道路上的环卫工，小区里的保洁，清点货物的快递员……喝了一杯这王哥“公家”的水请的客，聊几句半懂不懂的天，解了片刻暑热，又拿起手头的活，各自忙去。烈日炎炎下，旧时长沙俚语，透着市井乡邻的生存智慧，虽显粗糙，却不失乐趣。

如水自然流淌，树自由生长，人世间难得这番情境。她指着远处的草地，一对双胞胎，牵着父母的手，小心翼翼地探索。有踩着草尖的惊奇，也有被草叶抚摸的欢欣。摄影师说，成人的快乐，往往被植入预设、被限制表达，一棵小草就能给孩子带来简单、纯粹的快乐。其实，小草也会感受到快乐，不然，它怎么会长得那么欣欣向荣，那么平滑如毯？

人有人的感觉，草有草的知觉，两者会意，便是美好的相遇。经过千百年泥沙堆积，巴溪洲的肌理和褶皱中，藏着安宁和从容，它明白，岁月如流，守住初心就能成洲，成林、成就自己的乐土。它在和湘江、砂石的细语里，缓慢生长，绵延七公里。在江风渔火的细微处，苇芦芦影，野趣横生，在长红红霞的交织间，诗意绽放、壮美阔大。

蝴蝶流连巴溪洲，白色的翅膀扇动，像流动的云朵，云朵栖在浅草上，变成片片雪花。有一两只蝴蝶轻轻触碰我的脚后，迅即闪开。不知名的鸟，项戴一圈银白，眼睛明亮，站在路边清脆叫唤，似乎是在打招呼。我朝它挥挥手，它斜过头打量一番，展翅射入林中。一头骆驼在吃草，热情地凑过来，扭扭脖子、驼峰耸立。摸着它高高的头，我觉得自己过于渺小。可是，善意是沟通的万能语言，触摸之间，敞开了彼此温暖的门道。骆驼的主人来自新疆，他说，除了骆驼，还将在这里养更多的马。顺着他手指的方向，树林里，一头小马，正扬蹄撒欢。预计明年，你可以在巴溪洲喂马做饭，也可以策马扬鞭。

晚霞渐起，江面泛红，层林尽染，前来露营的人，陆续支起帐篷。巴溪洲像深海，浮起一张张帆。光影从树间钻来，洒下朦朦胧胧的情绪。一对恋人坐在帐篷里，望着柳林、轮船，手不自觉地挽到了一起。他们在看洲上的风景，看风景的人多了，他们也会成为风景。

无需刻意，不必逢迎。巴溪洲伸开手掌，抚慰一切，一切安宁。

美丽长沙 洲岛风华

征文

主 办 长沙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、长沙晚报社

承 办 长沙市作协、长沙晚报文体科创新闻中心

协 办 长沙饮食集团长沙杨裕兴有限公司

么刺眼。农业厅朱同学的爸爸很好心，特意走到我身边安慰我：没考进一中又不差，你作文好，只要继续朝这方面努力，以后会有出息的！

我第一感觉是，你儿子考上了，你当然站着说话不腰疼。不过我的消化能力还行，几分钟后就释然了：对呀，难道世上所有的伟人都是一中毕业的？那一下阳光也不刺眼了，还觉得挺亮堂。

后来我上了长沙市十四中，就是以后的田家炳实验中学，学校挺好，我有机会在这里参加省市的作文竞赛获奖，当了校广播站的站长、学生会干部、团委干部，书却读得挺悠闲的。

中学时我家已经住到教育街十二号，每天放学时我们三个女生，约了在其中谁家一起做作业、听谭咏麟和齐秦的磁带。那时流行背军用手书包，比现在孩子的轻多了，除了当天的课本和作业，有时装一本厚厚的《红楼梦》，有时是三毛，有时居然是《百喻经》。冬天，局关祠的校门外，有一个卖烤红薯的，三人各买一个烫烫的红薯，一路暖手，一路安慰饥饿的胃，到家正好吃完。中学回家的路，就是一只烤红薯的距离。

只管玩，果然高考成绩一般，我考到了本地一所专科学校。我不能简单粗暴地评价那所学校好还是不好，在这里，我度过了属于自己的青春岁月。反观我的求学生涯，没有考进高大上的名校，是因为我属于懂事比较晚的孩子，不觉得自己必须要奋奋。可是现在想想，那又有多不好呢？我多拥有了一份烂漫好玩的童年，青涩多味的少年，不亏。我欠缺的，以后的生活结结实实给我上了几大课，让我一次长大好多岁。

人生就是这样，即使错过数枝花，还有一枚果等着我。

东山行

譚小平

东山何苍苍，涟水波汤汤。
一峰环邑郭，文脉绵久长。
攀高望龙城，云台起凤凰。
层林凝翠黛，曲径绕松篁。
麓藏书院旧，少年读书郎。
立言酬壮志，鸿志出湖湘。
晴川铺碧练，洲渚映天光。
茅浮洋烟浦，平畴稻黍黄。
溪桥通野陌，古渡系渔航。
祠宇存遗韵，亭台揽八荒。
登临怀贤哲，凤吼永流芳。

潇湘诗话

安宁巴溪洲

章 锦

枝头的杨梅落地时，翻了几个跟斗，然后，在草从里张开嘴，不知道它们说些什么，似乎又有人知道说了什么。

一个小孩捡起一颗，刚咬一口，就喊道“真甜！”

六月的巴溪洲，杨梅熟透，树下弥漫着酸酸甜甜的味道。

同行的友人问，除了杨梅，巴溪洲还有什么好吃的？大家会心一笑，空气好“吃”。看似打趣，实则当真。植物参差，红红绿绿恣意生长，柳树披头，细枝交道编织一条长长的深巷，轻风吹拂，柔软飘逸。荷塘遥接天际，荷叶亭亭如盖，花蕊含羞，睡莲如梦。至于芦苇，挺立身姿衬托一江碧水，抱成一团沙沙低语，引得白鹭、扇尾沙锥等鸟筑巢。衡量空气质量的标准，就看鸟来不来。我们只需要循着鸟的翅膀前行。在野外，鸟是带领我们融入自然的引路者，也是享受自然的共情者。这一点，湿地区的青蛙“呱——呱——”发言表示赞成。它们潜在水草处，腹部一鼓一缩，声音划破上空，巴溪洲反而更显安宁。

久居都市的人，有的习惯用负离子机、氧气机，寻求改善空气，到了巴溪洲，这些设备，都明显多余。天空瓦蓝，去除杂质。河流平缓，铺展如带。树木吐翠，把五脏六腑洗得清清澈澈。

我们生活的城市，白天车水马龙，夜间万家灯火。巴溪洲不一样，白天草木安祥，晚上除了星星，只剩安静的呼吸。它没有林立的高楼，没有蛛网的道路，只是自带节奏，安放安宁。附近的居民告诉我，自他懂事起，洲上就没有人居住，但是，他们常去洲上露营、捕鱼。

这让人有些意外，它与上游的兴马洲、鹅洲岛截然不同，也与下游的月亮岛风格不一，那些热闹是它们的，巴溪洲只以一份安宁，守护一方生灵，到洲上的人，随着鸟鸣、荷风、芦苇荡，不自觉地把内心稳稳安放，捞取独一份的清静。

巴溪洲甘于寂静，同行的摄影师认为，寂静是自然美，比

盛夏的果实

依然

走入盛夏，身边朋友的孩子考试、升学之类的信息碎片陆续传来，让我不由得想起一些往事。

我小学时，家住教育街的老湖南省教育厅大院，就读于中山路的湖南第一师范附二小，上学走路只要几分钟。放学时，我们排着整齐的路队出校门，齐声合唱“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”，队伍刚过了新华电影院（今银官电影院），在中山路百货大楼那里，队伍就散了，横排走，勾肩搭背走，有时候围着中山路百货大楼的大柱子追追打打。中山路百货大楼那幢建筑在1949年以前就有了，当时的湖南国货陈列馆老建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也是非常气派的，光那一排大柱子就够威武的，夏天我们用手臂抱住柱子，冰凉冰凉的，很舒服。

五六年级时，湖南省教育厅的大门从中山路改到了教育街，我放学就改走水风井再拐进教育街，玩的路线长了一点。当时面临的小升初考试对我们好像也不构成压力，仍然在教育街追逐打闹，街两旁种着高大的泡桐树，叶片大，容易掉落，雨天，地上饱浸雨水的落叶是最好的娱乐工具，一脚踩去，任水四溅到同伴的裤脚上，一路惊叫笑骂。

只管玩，小升初考试成绩不理想是难免的，要好的同学都是湖南省教育厅子弟和对门湖南省农业厅的子弟，他们有的考进明德中学，有的考进中学，与另外两个同学参加了一中的加考。几天后，我们三个同学和一个家长一起去一中拿成绩，那两个考进去了，我没有。走在清水塘路法国梧桐树荫下，我非常沮丧和心烦，我还历任班上的宣传委员、学习委员，负责在小黑板摘抄美文词句美文，可是两度考试失败，真没面子。感觉这太阳怎

杨彬供图

作为一名日常工

作是与文字打交道的观众，我对剧本台词和舞台审美向来挑剔。

6月18日晚在湖南戏曲演

出中心观赏的彩调剧《新刘三姐》，却让我体验到了久违的观剧愉悦。这部斩获文华大奖、“五个一工程”奖并巡

演数百场的国家艺术基金优秀剧目，不仅让我看到了中国戏曲年轻化、现代化的希望，更让我确信：它真正解决了“传统如何新生”的时代命题。

无论从哪个维度看，这部作品对上世纪五十年代经典剧目《刘三姐》的改编都是成功的。它保留了原作活泼欢快的基调，立足“乡村振兴”的宏大背景，通过“姐美”与“阿朗”在故乡与他乡之间的羁绊，巧妙回应了当代年轻人关于“诗与远方”的现实抉择。舞台审美上，夯土墙与镜面不锈钢、壮锦竹编与多媒体投影完美融合，电商直播、平衡车等时尚元素的引入也不显突兀，甚至小汽车直接开上舞台，利用平衡车快速穿梭场景，都体现了导演的匠心。音乐与表演方面，既保留了观众熟悉的经典唱腔与浓郁乡土风情，又大胆融入交响乐、摇滚、说唱等现代元素，整场节奏活泼灵动，两个小时的演出身边竟无一人看手机。

这让我想到戏剧演出市场一直以来的两难：传统戏曲程式繁复、审美古雅，难以走近年轻观众；西方歌剧、音乐剧又不易贴合国人情感和语境。《新刘三姐》能跳出困境，恰恰是因为彩调剧脱胎山野民间，节奏欢快、唱腔明亮、舞姿灵动，唱词通俗易懂、无观赏门槛，既深植于壮族山歌曲调，又自带烟火气，是最容易被当代年轻人接纳、也最适合现代化革新的传统剧种。

除了形式突破，最惊艳我的是唱词的文学质感。全篇山歌延续了古典诗歌的比兴手法，就近取譬、托景抒情。“想妹想成一身痧，三魂七魄落你家。韭菜割了叶更密，莲藕断丝更长”，元气淋漓，入于口更入于心。而“哥到远方把诗找，妹在诗中找远方”一句堪称全剧之眼，寥寥十四字，便概括了现代人徘徊于初心与求索之间的精神纠葛，看似随口而出，却藏着细腻的诗意与哲思。

需要澄清的是，剧中摇滚、电声元素并非跟风流行，而是高级的反衬手法。所有躁动、激烈、外放的电声与摇滚段落，皆用来塑造都市浮华与青年的迷失漂泊；而代表故土与初心的核心段落，则全部保留纯正彩调唱腔与传统民乐伴奏。一躁一静、一浮一沉的强烈听觉反差，巧妙拉开了现代浮华与传统本真的审美距离。

整部剧看下来，我深有感触：《新刘三姐》真正探索出了独属于本土戏曲的革新路径。我们不必照搬外来模式，中国民间山歌、小戏本身就蕴藏着贴合国人审美的独特魅力。守传统之正，开时代新声——这正是《新刘三姐》最珍贵的艺术价值。

文艺零谈

在望城茶亭，夏日是属于荷塘的。大大小小的荷塘散布在整个苏蓼垸，比人还高的荷叶扎根在淤泥中。在阔大的荷叶衬托下，粉白色的荷花愈发娇俏。

盛开

黄的花蕊，粉嫩的花瓣似乎轻轻一碰就会飘落。一阵清风拂过，满池的荷叶翻卷如绿浪，那亭亭玉立的荷花也随风摇曳。风停之后，它们又挺直腰杆，迎着七月似火的骄阳，绽开娇媚的笑脸。等到荷花谢了，沉甸甸的莲蓬垂下枝

黄的花蕊，粉嫩的花瓣似乎轻轻一碰就会飘落。一阵清风拂过，满池的荷叶翻卷如绿浪，那亭亭玉立的荷花也随风摇曳。风停之后，它们又挺直腰杆，迎着七月似火的骄阳，绽开娇媚的笑脸。等到荷花谢了，沉甸甸的莲蓬垂下枝

黄的花蕊，粉嫩的花瓣似乎轻轻一碰就会飘落。一阵清风拂过，满池的荷叶翻卷如绿浪，那亭亭玉立的荷花也随风摇曳。风停之后，它们又挺直腰杆，迎着七月似火的骄阳，绽开娇媚的笑脸。等到荷花谢了，沉甸甸的莲蓬垂下枝

黄的花蕊，粉嫩的花瓣似乎轻轻一碰就会飘落。一阵清风拂过，满池的荷叶翻卷如绿浪，那亭亭玉立的荷花也随风摇曳。风停之后，它们又挺直腰杆，迎着七月似火的骄阳，绽开娇媚的笑脸。等到荷花谢了，沉甸甸的莲蓬垂下枝

黄的花蕊，粉嫩的花瓣似乎轻轻一碰就会飘落。一阵清风拂过，满池的荷叶翻卷如绿浪，那亭亭玉立的荷花也随风摇曳。风停之后，它们又挺直腰杆，迎着七月似火的骄阳，绽开娇媚的笑脸。等到荷花谢了，沉甸甸的莲蓬垂下枝

黄的花蕊，粉嫩的花瓣似乎轻轻一碰就会飘落。一阵清风拂过，满池的荷叶翻卷如绿浪，那亭亭玉立的荷花也随风摇曳。风停之后，它们又挺直腰杆，迎着七月似火的骄阳，绽开娇媚的笑脸。等到荷花谢了，沉甸甸的莲蓬垂下枝

黄的花蕊，粉嫩的花瓣似乎轻轻一碰就会飘落。一阵清风拂过，满池的荷叶翻卷如绿浪，那亭亭玉立的荷花也随风摇曳。风停之后，它们又挺直腰杆，迎着七月似火的骄阳，绽开娇媚的笑脸。等到荷花谢了，沉甸甸的莲蓬垂下枝

黄的花蕊，粉嫩的花瓣似乎轻轻一碰就会飘落。一阵清风拂过，满池的荷叶翻卷如绿浪，那亭亭玉立的荷花也随风摇曳。风停之后，它们又挺直腰杆，迎着七月似火的骄阳，绽开娇媚的笑脸。等到荷花谢了，沉甸甸的莲蓬垂下枝

黄的花蕊，粉嫩的花瓣似乎轻轻一碰就会飘落。一阵清风拂过，满池的荷叶翻卷如绿浪，那亭亭玉立的荷花也随风摇曳。风停之后，它们又挺直腰杆，迎着七月似火的骄阳，绽开娇媚的笑脸。等到荷花谢了，沉甸甸的莲蓬垂下枝

黄的花蕊，粉嫩的花瓣似乎轻轻一碰就会飘落。一阵清风拂过，满池的荷叶翻卷如绿浪，那亭亭玉立的荷花也随风摇曳。风停之后，它们又挺直腰杆，迎着七月似火的骄阳，绽开娇媚的笑脸。等到荷花谢了，沉甸甸的莲蓬垂下枝

黄的花蕊，粉嫩的花瓣似乎轻轻一碰就会飘落。一阵清风拂过，满池的荷叶翻卷如绿浪，那亭亭玉立的荷花也随风摇曳。风停之后，它们又挺直腰杆，迎着七月似火的骄阳，绽开娇媚的笑脸。等到荷花谢了，沉甸甸的莲蓬垂下枝

黄的花蕊，粉嫩的花瓣似乎轻轻一碰就会飘落。一阵清风拂过，满池的荷叶翻卷如绿浪，那亭亭玉立的荷花也随风摇曳。风停之后，它们又挺直腰杆，迎着七月似火的骄阳，绽开娇媚的笑脸。等到荷花谢了，沉甸甸的莲蓬垂下枝

黄的花蕊，粉嫩的花瓣似乎轻轻一碰就会飘落。一阵清风拂过，满池的荷叶翻卷如绿浪，那亭亭玉立的荷花也随风摇曳。风停之后，它们又挺直腰杆，迎着七月似火的骄阳，绽开娇媚的笑脸。等到荷花谢了，沉甸甸的莲蓬垂下枝

黄的花蕊，粉嫩的花瓣似乎轻轻一碰就会飘落。一阵清风拂过，满池的荷叶翻卷如绿浪，那亭亭玉立的荷花也随风摇曳。风停之后，它们又挺直腰杆，迎着七月似火的骄阳，绽开娇媚的笑脸。等到荷花谢了，沉甸甸的莲蓬垂下枝

黄的花蕊，粉嫩的花瓣似乎轻轻一碰就会飘落。一阵清风拂过，满池的荷叶翻卷如绿浪，那亭亭玉立的荷花也随风摇曳。风停之后，它们又挺直腰杆，迎着七月似火的骄阳，绽开娇媚的笑脸。等到荷花谢了，沉甸甸的莲蓬垂下枝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我便与《长沙晚报》结缘。那方副刊陪同我走出人生低谷，点亮我逐梦之路。

九十年代的高校，统招大学生有分配，而我是自费生，一出校园，便周折于谋生。先是回家贩运生猪，与尘土为伴，繁重的体力活难以为继；后经亲友推荐，返回长沙求职。我顶着一身窘迫赶赴酒店，受身高限制，无缘前台服务岗位。我入职PA部做保洁，成了清扫大堂的“扫地僧”。

那束微光

朱鹏飞

流光奢华的酒店大堂困着失意的我，日日手握尘推，反复丈量着脚下大理石地砖。生活跌落尘埃，前路茫然。幸而客房的报刊，成了我难得的慰藉。我尤爱晚报副刊，它不讲空洞大道理，市井故事、生活随笔质朴动人，满是本土温情与文学韵味。平和共情的字里行间，浸润着城市的温柔与厚重，一遍遍品读，迷茫得以安放。

副刊慢慢纾解了生活的苦闷，驱散心底的自卑，让我守住了精神尊严。它如一束微光照耀着心田，我渐渐重焕生机。久而久之，我萌生了创作念头，将生活感悟投往副刊。短文零星见报，缕缕墨香，为晦暗的日子添上一抹亮色。

薄薄稿费单上印着的名字，辗转传到酒店高层。老总看到我的文字功底，将我从保洁岗调至总办担任秘书。一纸副刊悄然改写了 my 人生轨迹。

1998年5月，我的《卖面包的瘸腿青年》，荣获市残联协办的“助残与自强”专题征文奖。我前往蔡锷路的报社领取奖金，初见奉荣梅编辑，年少木讷的我不善言辞，满心感激却无从言说。

后来，晚报新址与我供职的酒店相隔不到千米，石材与玻璃构筑的楼宇，恰似一卷舒展的报章。每当夜幕降临，楼内灯火璀璨，如一座精神灯塔，赠予我前行的希望。

“同题斋”主题征文向来最能牵动我的写作兴致，屡屡投稿，也常有获奖。2011年，副刊的“高考众生”征稿，我的《高考，铁轨那头是朝阳》再度获奖，彼时负责编审的是尧育飞老师。此后多年，副刊版面再无他的署名。直至2024年岳麓书社推出《何绍基日记》，见编者署名有尧育飞，恍然知晓，他早已深耕湖湘文脉，十余载潜心钻研乡贤文献，深耕何绍基研究领域，终成学界中坚。

投稿路上，诸多责编老师于我而言，素未谋面。他们以专业素养打磨拙文，提携后学，不求声名，守得一方文学沃土。后来，每每在作协名录、书刊版面偶遇他们名字，心中便涌起久违的亲近与敬意，仿佛与故人相逢，由衷叹服其学识与文脉担当。正是这份默默帮扶与包容，让无数普通写作者的笔墨，得以在副刊落地生根、向阳生长。

为谋求职业发展，我曾一度暂别笔墨。一头扎进财会专业考证之路，从会计员一路考取注册税务师、高级会计师。常年与数据、报表为伴，伏案专业书本，曾经滚烫的写作热忱渐渐沉寂，文思日渐稀疏，但唯独品读晚报副刊的习惯，从未中断。它如同一位静默相伴的老友，以温润的文字陪伴我跨越岁月、奔赴前路。

2018年，我早已年过不惑，报名参加省图书馆写作培训班，想重拾搁置多年的写作梦想。得益于同窗引荐，有幸结识晚报编辑任波老师。在老师的指点点拨下，我重启投稿之路。数年来，我在副刊上发表散文百余篇，记录城市变迁、描摹市井百态、书写生活感悟，多篇作品获征文奖。

闲暇之余，我常漫步星城，寻找湖湘先贤的履痕踪迹。其千年文脉绵延，湘土风骨长存，每一次搜罗，我的书架便会增添几册长沙乡土文史资料。日积月累，积攒下不少素材，2025年，我撰写八千余字散文《程朱而后此纯儒》，记述湘军之父罗泽南的生平与济世担当，投稿副刊“文脉长沙”。承蒙范亚湘老师赏识，打磨，拙作顺利刊发。此后，在范老师提携下，我又相继发表两篇相类似的散文，《人生几日得身闲》记述湘籍两江总督李兴锐经世致用、廉洁奉公的家国情怀，《两湖分阔》深挖两湖分阔的科举往事，探寻湖湘文脉兴盛的根源。

经年写作，我立足两处落笔：一边书写星城新貌、市井烟火；一边追溯湖湘文脉、传承先贤风骨。副刊正是安放这份初心的沃土，兼容百态，数十年来汇聚本土文思，沉淀出长沙特有的人文底色。于城市，它是融合烟火与文脉、留存记忆的文化窗口；于写作者，它是慰藉心灵、托举梦想的微光。而于我，它浸润了我岁月，渡我走出低谷，见证我成长。

蓦然回首